抗战文学——张恨水小说的巅峰

张 纪

如果把张恨水的写作生涯按他生活过的地域来划分，可分为故乡时期、北平时期、南京时期、重庆时期、最后的北京时期。又可分为北平时期（前期）和南京、重庆及抗战胜利后重回北平时期（后期）这是他创作的两个高峰时期。创作了大量的家喻户晓的作品，为现代文学史铺陈了壮观的现代文学研究文本，对两个时期的创作稍做比较、期待专家学者们作更深入的研究。

1937年，张恨水大病初愈，把《南京人报》的机器全装了箱，把全家人安置于故乡，只身到达重庆，一则他不愿在敌寇占领的沦陷区内生活，二则希望能不辞任何艰苦，为抗战尽份力量，在重庆的所见却让他“愤慨、感触、还有说不出的一些情绪”。他的抗战作品大部分是大后方重庆的人物与故事。因为北平时期的作品《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轰动与名气，所以大多数读者和研究者视北平阶段（前期）的作品为重要代表作，值得指出的是后期的抗战文学却是他文本表现最成熟精致的阶段。若与前期相比，这应该是另一个更高的巅峰。只是如此高峰却不被世人所知。

抗战作品可分为5大类：

1、直接写战场与战争、描述抗战与逃难的作品，如《巷战之夜》《蜀道难》《大江东去》《虎贲万岁》。

2、侧写东北义勇军：如《杨柳青青》《啼笑因缘续集》。

3、写重庆社会百态与政局，尤偏重与经济生活层面：《八十一梦》《偶像》《魍魉世界》《傲霜花》《巴山夜雨》《纸醉金迷》。

4、写抗战复原的故事，如《五子登科》《一路福星》。

5、续写水浒传的《水浒新传》 。

抗战文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出现几部战史小说。在他前期作品中虽提及内战或抗战，但还未大篇幅地描写战争的场面。在这阶段，《大江东去》写南京城失陷与南京大屠杀，《虎贲万岁》写抗战中的著名战役常德之战。《巷战之夜》写天津陷落前的巷战。这些接近实录的战史小说，应是现代小说史上极少见的战争作品。

这一时期的创作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讽刺小说，这时写的全是战时重庆和战后北京的社会百态，较注重战时人性对“利”字的膜拜，写人如何走后门、发国难财，如何成为暴发户，如何利欲熏心、如何惟利是图而贪赃枉法，也就是写人心之“贪”。与前期写作不同的是第一阶段较偏写民初北京官场报界的轶事，写他们如何滥权、如何奢靡。当然，相对于他要讽刺的负面人物，在社会讽刺小说中他都有对比的正面人物刻画，始终彰显某种道德理想。前期写作的正面人物多是清高且具旧才子气息的记者，如《春明外史》的杨杏园、或是《金粉世家》中清高自好的才女冷清秋。重庆及后期阶段正面人物则是些安贫乐道清廉克俭的知识分子，如《巴山夜雨》的教授李南泉，《傲霜花》的教授唐子安、《魍魉世界》的区老太爷，这其中有著作者形象的自我投射。前期阶段偏写一二人物的悲欢爱恨，在这阶段尤其是《巴山夜雨》却转化为对人类悲欢离合处境与人性的关注。

抗战时期的写作仍沿袭张恨水一贯的细腻笔法，但在文字功夫与技巧上，却有更精致地表现，最大的特色，就是作品的传奇性大幅度降低，前两阶段故事性特征也越趋变淡，歌女与画家，车夫与戏子，才女与富家子的恋爱故事，全然不见了。此时是对人物生活状况与处境的勾描，除了生活还是生活，大量增加生活场景的描述，在艺术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几部特别突出却为人所忽略的作品如《巷战之夜》《巴山夜雨》《虎贲万岁》等都有可观之处，如《巷战之夜》就只写天津陷落前部队和百姓与日军街头肉搏一夜的过程，全书细腻而悬河泻水般地描写巷战的场景和部署，而且静态的描写明显多于动态的情节交代，形成清新而又平实的风格。前期阶段的猎奇搜秘，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在此皆不复见。张恨水前期陈述的是事件和故事，讲的是人物的遭遇，抗战时期的创作小说的情节性越趋平淡了，如张恨水在《巷战之夜》序中说：“而结构平铺直叙生平很少这样写法”。这的确是他写作风格上的重大转变。

《巴山夜雨》则是另一个高峰。《巴山夜雨》写在重庆乡下李南泉和四家邻居们十几天的家常琐事，写他们如何吃穿，如何躲警报、如何吵架、如何在战争与特权的蹂躏下艰难地活着。铺陈情节的工夫更为深厚。用笔却平实平淡而颇有深意、逐渐放弃以交代情节为本的写作方式，已不为说故事而说故事，背后似乎有更大的寄意要抒发，静态的感官描写与心理状态的刻画也不少。《巴山夜雨》是深刻刻画人物形貌性情的作品，书中写四家邻居发生的种种日常琐事，而从这些家庭琐事中看出不同的人性与人生，至于人物的离合生死在这部小说中都被淡化了。而同年出现的《虎贲万岁》只写抗日战争中的常德之战一役，他高度的白描功力在此得到充分的发挥。要将原本零散的战史资料，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与情节，并非易事，他细致地叙述每个零星战役中的人员、攻防、装备、死伤，从众多细节的铺陈，建构出57军骁勇壮烈的形象，许多悲壮却平实的大场面描写着实使人动容。作品尚缺少人性方面的深度但是驾驭场景与情节的深厚功力并无损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此阶段小说虽然仍保留部分传统模式，例如：大量使用某某道的直接引语，对人物行止心理莫不给予详细的说明或线索，但本阶段的部分作品已不太具备通俗章回小说的特征，情节的淡化，场景的渲染，人物心理的大幅刻画，反而使此时的作品近似新文学的长篇小说。最后用一首我祖父的诗结束本文。《花瓣撒了我一身》：花瓣撒了我一身/我没感觉到一点痛痒/呆站在一棵桐花树下/靠着树儿呆望/路上走过一位老太太/她后影有点像我老娘/像我那在战区里的老娘。

**作者简介：张纪，张恨水之孙，文化学者，现居北京。**